

· 少年文庫 ·

小手號

羅丹 著



光華書店發行

小 號 手

羅 丹 著

小
號
手

著者 羅 丹

出版者 光 華 書 店

發行者 光 華 書 店

各 地

• 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 •

SIAO HAWSHOU
LUO-DAN ZHU

一九四八年十月
在大連印造
初版發行二千冊。

目次

小號手	一
夜行	六
小伙伴	三六

小號手

向銀寶想當司號員

天剛浮起魚肚白色，樹林子還是藍沉沉的，司號員們「練音」的號聲，就劃破了清晨的靜寂，在村外杏樹林裏嘹亮地響起來了。向銀寶聽到這號音，就悄悄地爬起來，溜出營部跑到杏樹林去，向銀寶是一個通訊員，自己沒有號，所以只好打游擊，吹人家的。有時他很早就爬起來，天上還有星星。他躡手躡腳跑到司號班去。搖醒他的朋友鄒桂鵬，低聲地叫：

「練音了，起身吧。」

鄒桂鵬打亮電棒，看看擱在窗台上的日子鐘，就壓低嗓子罵道：

「鬼催你來了，才過半夜咧。」

向銀寶是保定附近喬陽縣人，父親是織布工人，家裏沒有田地，母親給一個財主王保鳳家當奶媽，他有一張黑黑的圓臉，營部的人都叫他黑棗。他只十六歲，性子很固執頑強；但又聽話，溫存，甚至於好哭。身體也不怎麼好，常咳嗽打擺子，他喜歡揷在司號員身上那枝閃着黃銅色亮光的軍號。他想：『會吹號多好啊，在火綫上，嘟嘟嘟，衝呀！』這樣，黑棗就常跟司號員混在一起，學起吹號來了。小鬼們打仗的時候，黑棗總是當司號員的。起初，他捏圓小拳頭當號吹，但大家都反對，說『不像號』；向銀寶想了想，就決定用哨子當『號』了。他規定吹一下是『前進』，吹兩下是『衝鋒』，三下是『追擊』等等。但小鬼們又反對，說『打籃球打排球上課排隊才吹哨子！打仗也吹哨子，就不像打仗了。營部李支書也笑他，叫他『司哨員』。』「喂，司哨員，吹個「衝鋒哨」吧！」黑棗很不好意思，再也不敢吹哨子了，可是，『怎麼辦呢！』黑棗就用自己每月積下來的零用錢，偷偷摸摸地到

洋鐵舖子裏買來一把小孩玩的洋鐵喇叭。他在號頸上纏上一串五色珠子，這樣，在玩打仗的時候，他就把洋鐵喇叭掛到肩上了。可是假的還是假的，他寫給二營一個小鬼的信上說：『……和真的沒差別，就是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吹起來呼呼呼，李志書笑我說像毛驢叫喚咧！』

開『七一』晚會的那天晚上，天快黑了。向銀寶和鄒桂鵬練完了號，就順着一條小道向掛着煤汽燈的會場走去，他膽怯的向他的好朋友說：

『我差不多就能當司號員了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嘛。可是——你膽小，還怕鬼呢。』

『你不怕？』

『我怕還成，我是共產黨員！』鄒神氣地說。

說糟了！『我是共產黨員。』這句話對於向銀寶是太嚴厲了。他受到了刺激，就獨自跑了回去。一跑進屋裏，他就伏在揹包上哭起來。『鄒桂鵬是黨員，金明是黨員，郭秀明是黨員，就是我不是，多丟人哪！』他傷心的想。黑棗很想入黨，他認

爲「要徹底幹革命，就要入黨。」可是，他只十六歲半，不够年齡。所以他不高興。雷小鬼，有時做夢做到李支書叫他填入黨的表，他端端正正地寫上「十七」兩個字，黑棗把「七」字看了又看，好像怕寫成「六」字似的，現在他傷心的想：「當小鬼吃不開，排隊排在末尾，不叫揸大槍下連隊，也不叫入黨……」

營長在會場上沒看到黑棗，就叫李支書去找。李支書跑到通訊班裏，向銀寶看見了他就從炕上跳下來。李支書打亮電棒照他的臉。黑棗淚水還沒乾咧。李支書笑着說：

「誰吃你的冤枉了？黑棗。」

黑棗默默地站着，不吃氣。李支書拖起他的手就走：

「看晚會去，大家都熱熱鬧鬧，你就悶在屋裏哭。」

一提到晚會，向銀寶就突然倒到炕上哭泣起來。一面賭氣的說：

「我不去。」

「滾？」

『不去——我沒心思看晚會，我不是黨員！』

李支書完全明白了，坐在炕沿上，撫摸着黑棗的頭髮，用手巴掌輕輕拍他的面頰，並且抱他坐起來安慰他：『小傢伙，你不是樹上的黑棗，你還會長呀，我像你這樣當小鬼的時候，也不是黨員嘛。入黨是有一定年齡的呀。』

黑棗順從的聽着，睜大他的那雙黑眼睛，信任的望着支書，默默地跟着到會場上去了。走到街上，李支書逗他講話：

『下回打仗，營長說給你吹一次號呢。』

『哄我？』向銀寶的眼發亮了。

『營長說你的號吹得比人家好哩。』

向銀寶快樂起來了。

向銀寶帶病要上火線

『七一』之後約莫兩個禮拜的樣子，他跟着部隊去打仗。當天夜晚，隨營部住

在石門，離攻擊目標五里地外的一個村裏。向銀寶這幾天又咳嗽又打擺子，他害怕給營長看出了，不帶他到前面去，所以挺起胸脯來走路，裝沒病的樣子，可是營長還是看出了，嚴厲地說：『亂談琴，快睡覺去！』黑棗不高興地爬到炕上去。可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夜間十一點：營部悄悄的向前面運動了，李支書正準備到前面去，黑棗醒來，發覺營部很靜，只聽見碎石街道上悄悄地迅速地走動的脚步聲。戰爭的經驗使黑棗本能地覺得『他們打仗去了。』他恐懼地跳起來：揹上短馬槍。跑到大廳裏去。李支書安慰他：『不到前邊去，我就要睡覺了。』可是，黑棗怎麼說也不相信。他說：

『哄我。你掛着槍和皮包幹什麼？』

李支書笑着說：『到前面去看看隊伍就回來的。』可是黑棗死纏着支書說：『看看我也要跟你去。』真沒辦法！這時營長從屋裏出來，嚴厲地說：

『你去幹什麼，亂談琴！睡覺去！』

黑棗低着頭，沉默着，小腦袋斜斜地垂落到肩胛上，扁着嘴。突然哇的一聲哭

了起來。營長低聲地埋怨着：「他媽的，小東西真討厭！」可是，他把手放在黑棗肩上：

「你病嘛，怎麼能去呢！」

「我沒病。」

營長摸着黑棗的額角：

「不成！你又要打擺子了。」

「沒打。掛花也要上火綫嘛。」

營長埋怨着：「小傢伙真礙事。」就簡單地說：

「走吧，他媽的。」

黑棗快樂地跟營長和支書到火綫上去了。

在火線下送命令

營指揮所設在一座小柏樹林中。在面前，是日本鬼子的據點，子彈在近處劃着

紅綫似的閃光，手榴彈短促地粗暴地爆炸着，噴射出赤色的火焰照亮了柏樹林。子彈聲在指揮所周圍嘯嘯的飛着。黑棗躲在柏樹林裏，睜大眼睛看着面前的耀眼的紅光，着急地想着：『爲啥還衝不進村呢？』他真想跑到打仗的地方去，可是營長叫他待在營指揮所裏不要動。黑棗悶得慌，覺得受了委屈。他埋怨着：『幹麼把我當病號呢！』但他不敢吭氣，因爲營長正緊張地在指揮着眼前的戰鬥。李支書，通訊班員、通訊員、衛生員都在忙碌着。但是，在半夜兩點鐘光景，他被派去送命令了。打得很緊，營長看着眼前的彈光。靈敏的向銀寶知道營長有事情要叫人做，就大膽地說：

『要送命令嗎？營長。』

『你不能去。』

『我能去，我沒打擺子嘛。』小傢伙說話了。

營長看了小鬼一下，就說：

『去吧！找到二連長告訴他，要強攻！聽清楚了嗎？』

『聽清了，要二連長強攻。』向銀寶響亮而明確的說，並且像從籠裏放出來的鬼子似的，竄過門邊一塊小平地，溜進營長告訴他的一條隱蔽的溝裏去了。

向銀寶抓緊措後的馬槍柄，彎了腰在火網下跑着。他臉上開始燒起來。他想：『打擺子是窮人病，你一跑路這鬼擺子就不打了。又想：要強攻！營長有辦法，一準要打開這鬼子王八窩。』不到半點鐘他就完成了任務。帶着二連長的報告跑回來，向銀寶清楚的傳達着連長的話：

『營長，告訴連長了。連長說咱們已衝垮了日本人付口的工事。五排佔了村北高房向街裏擲手榴彈哩。連長說敵人還在頑強抵抗，還企圖反攻——報告完結。』

營長頭點。轉向那桂鵬：

『叫二連預備衝鋒！』

向銀寶的病被剛才的工作熱力所壓制着，等他向營長報告完了，就又發熱，臉上被灸得通紅，身上也像被火燒着一樣。他不敢吭氣，只是用手肘頂住額門靠在一株柏樹幹上，閉起眼睛，但立即他聽見預備衝鋒的號聲突然停止了。黑棗跳起來跑

出去。他看見鄒桂鵬掛花倒在地。他又忘記了發燒，黑眼睛閃着憤怒的激動的光芒跑到被機槍火力掃射着的地方，從鄒桂鵬身邊拾起軍號，拿起來接着吹預備衝鋒號。營長向他叫着：

『注意隱蔽 進來一點！』

可是，黑棗一直站在鄒桂鵬受傷的地方，完成了鄒桂鵬剩下來的任務。然後，他又膽怯地看着營長，怕營長責備他沒有命令他吹號他就吹起來，並且耽心營長不叫他搯鄒桂鵬的號。可是，營長讚許的看了他一下，並且說：

『把號搯起。』

向銀寶吹衝鋒號！

黑棗緊張而迅速地把軍號掛到肩上去。又帮着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鄒桂鵬抬回到柏樹林裏。這樣一做，他全身都出冷汗，眼前一陣黑，想倒下去。可是營長又在外頭喊他：

『向銀寶。』

『有。』黑棗擦着額上的冷汗，響亮的答應着，跑到營長跟前去。

『吹號叫三連前進！』營長命令。

黑棗迅速地從肩上取下鄒桂鵬的軍號，面對着密集的彈火，吹起前進號來。像一切司號員的姿勢一樣。黑棗把左手撐在腰間，右手拿起軍號，小腦袋微微仰起。他在機槍火力網下站着，掃過來的機槍子彈在他脚下捲起了塵土。在彈火的紅光中，小黑棗揹着短馬槍，是這麼小，然而這是這麼嚴肅，沉着而堅定！他剛吹完，覺得氣很喘，但營長繼續下命令：

『站進來一點，叫二連衝鋒！』

敵人發現了營指揮所，輕重機槍火力都更密集地向這面掃過來。我們架在指揮所側面的營重機槍排也向敵人開起火來了。整個柏樹林都沖起紅光，噴射着藍黑的彈煙，被照亮了的營指揮所的樹林，好像是燃燒起來了。但是小黑棗沒有聽營長的話站進來一點。他只聽見營長叫吹衝鋒號的命令，他站在原地方吹『噠噠打打噠

……」尖銳悲壯的衝鋒號聲，響亮的飄動在這保定西郊的靜夜的平原上。緊跟着這進軍的號角，前面各部隊應響起來的前進號聲，從四面響起來了。接着是「呀呀」的喊殺聲和手榴彈的密集的爆炸。

向銀寶的衝鋒號還沒吹完就受傷了，這小鬼好像沒受傷，一直到把衝鋒號吹完才栽倒在地上。他手裏還緊緊地拿着軍號。

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黑棗抱回樹林裏來。營長低聲說：

「輕點輕點。」

小號手受重傷了

通訊員把向銀寶放在柏樹林後邊的空地上。卸下他的馬槍來。

「到後面去擡副擔架來。」營長吩咐身邊一個通訊員。通訊員從樹林後邊跑出去了。

營長蹲到地上，解開黑棗衣服檢查傷口。黑棗重傷了。着了兩個重機槍彈，右

胸旁一個。左腹部一個。他向緊張地走過來的衛生員說：『趕緊上藥！』

衛生員蹲下去裏紮傷口，但傷太重，血止不了，大量的血不斷的從傷處流出，把地上的草都染紅了，並且由於胸部受傷血也從嘴裏迸出來，溫度開始降低，原是發燒的漲紅的臉，漸漸變成冰冷和發紫的了。向銀寶因傷痛而叫喚，痛苦地抽動着身子。營長摸着他的冰冷的額角，額上流着很大粒的汗珠。營長低聲叫着：

『黑棗·黑棗。』

黑棗睜開眼睛。這時通訊員帶了一付擔架進來。營長說：

『你不要着急，黑棗，擔架來了，到後邊去。』

『不去，營長。我要跟你待在這裏。』

『你兩處掛重花呀！』

『不——去』。黑棗微弱地說。

傷勢實在太重，不能上擔架。營長考慮了一下，就又讓黑棗留下。並且營長要注意前面的情況，就吩咐李支書關照向銀寶，自己出去了。向銀寶的神志很清醒。